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 第六十六回 丈夫破敵滅山寇 俠女憐才認高徒

話說安公子接了侯蒙與田總兵捷報，說是山路已經挖通。專等欽差駕臨，好進兵攻山，掃滅山寇。顧朗山亦有信雲，請駕速來，好立大功。安公子得了此信，登時收拾行李，帶領眾將動身。走了三日，已到大營。田總兵與眾將早在十里外迎接。到了營中，先見過顧朗山，次見侯蒙。隨有田總兵領田公子參見。安公子看那田公子相貌超群，是一個文武全材，不住口的誇獎。於是周、郝等眾都來，相見已畢。公子遂問：「山路已通，有多少路程？那地道寬窄，能容二人並行否？通於何處？是否牛眼洞？侯蒙上前面親道：「地道起初挖時甚難，及至挖至十里外，竟有空透之處，不用費力。數日之間，已通山內。更可喜者，連通二處，皆在牛眼洞中。計算由營動身到彼，共有二十里遠。若兵丁進去，一個半時辰可到。那地方可以隱藏千餘人。從洞中到山前關門，不過四五里，止消開了關門，我等從前山上去，無人阻擋，兩路夾攻，立刻可以破山。但山中還有良民，一時動手，黑白難分，只怕玉石俱焚，勢難分別；若不剿滅，終留後患，請大人預先傳令，能分出賊匪與良民，不至妄殺，方為萬全之策。」安公子道：「且與顧師爺、田總兵商議再定。止要有路可通，慢慢將兵引進，約會時刻，一齊動手。若能攻破山寨，擒住盜首，那為從之人，自然分別，決不全誅。盜伙尚不妄殺，那被困良民，自然想法救出也。」當向顧朗山問計，朗山道：「先派下進山當頭陣之人，須要靈便，再派救應之人。兵分三路，一路進山，一路接應，一路專等開關，從山前直入，再派人四下埋伏，以防逃走餘匪。好在將官甚多，盡可問明誰人敢領那一路差使，即派他前往。」安公子道：「承教了。」

於是吩咐聚集大小將官，欽差升帳。眾人參見已畢，兩旁站立聽令。欽差道：「列位將軍，此番破敵，係由地道進兵，分頭、二兩隊。頭隊進山，先到洞中埋伏；二隊隨後，即進以作救應，須秘密，不得聲張。隨帶火攻之具與乾糧，約準時候，以夜為期。等前山正在攻山之時，洞中即舉火攻進，好教賊人顧此失彼，措手不及。不知哪幾位願充頭隊？」話聲方止，當有侯蒙、袁、唐、許、蔣、齊六人，上帳打恭道：「小人等六人願做頭隊。」欽差准行。隨後是郝、周、謝、韓、褚、陸六人，願充二隊，欽差亦准。隨後是馮、趙、二歐與田公子，願作攻前山之師，欽差應允。令下每隊挑選兵丁六百名，攻山一隊須要虛張聲勢吶喊，舉火而已，不可身入其地，徒傷士卒性命，靜候山中洞內兵丁發作，裡應外合。關口一開，即帶兵進山，不可放走賊人。若是山中良民，他必然迎降投順。不得妄殺。眾人答應，謹遵將令。那時顧朗山忙焚香占了一課，擇定於次日辰刻發兵，由地道入山者先行，午後再發後隊之兵，申初發攻山虛張聲勢之兵，約定俟晚間初更時一齊動手。內裡攻進山寨，外面攻山之前，大約三鼓，可以裡外合兵，開關直進。

分派已定，眾人回歸營房，飽餐戰飯，穿好衣甲，將應用之物、火攻之具樣樣都檢點好了。一到天明，大家依令行事。

先是侯蒙等一隊從地道中暗進。此路兵丁挑的都是進去過地道之人，魚貫而入，聲息不聞。走了一個多時辰，已到牛眼洞中。探頭窺望，隱隱望見山寨後面一帶房子，遠遠聞聽人聲。

這裡藏在洞中，養精蓄銳，以俟後隊。到了未末之時，那後隊又全數到了。於是各人吃乾糧，整頓兵器，專等打仗。那攻前山之兵尚未發作。

且說那山中盜首宋萬超，倚仗山中廣有糧草，山路崎嶇，料官兵圍困日久，亦難攻山。等他日久兵懈，再發兵交戰，以逸待勞，必然有勝無敗。他手下止有九百餘名小卒，其餘有二千多男女，都是山中土民，並非強盜。那宋萬超與他兩個結義兄弟賴大、黃三三人，輪流守禦山口，自謂萬無一失，做夢也猜不出安公子挖地道，直通牛眼洞。這一日宋賊的生日，殺豬宰羊，大饗士卒。所有大小頭目，皆賜酒食。大家暢飲，喝的爛醉如泥。真是天意，山中眾賊醉倒之時，恰好正是大兵進山之夜。那挖地道之兵丁在前引路，頭一隊將官與兵丁由地道而入，已至牛眼洞中隱藏。隨後第二隊接應兵又從地道而入，亦到洞中。等至天晚，營中早已發兵攻山，只聽三聲炮響，眾兵奮勇直奔山前，施放火炮，喊殺之聲，震驚四野。那時山上也有人把守山口，一半是醉漢，忽見有人攻山，措手不及，有的推石子下打，有的往山寨通報。這個當兒，洞中壯士早已得信，大家出洞，努力往山寨進攻。數百人齊聲吶喊，點起火把、燈球，照耀數里。往內直入，並無人攔阻。直到大寨門首，賊人方知。但見火光一片，不知何處而來，弄得賊人摸不著頭路，登時鼎沸起來，誰還禦敵？但知尋路逃生。

那宋賊與賴、黃三人吃這一驚，登時酒醒，慌忙各執兵刃紮要迎敵。剛出寨門。恰好遇著頭隊將官侯蒙、袁、唐、許、蔣、齊六人，各施技藝，人多勢眾，不用戰多少回合，早已把那三個賊首擒下。接著二路接應兵將又到，一直攻入內寨，竟是空空洞洞，無一人迎敵，但聞苦苦哀求饒命之聲。那時眾兵分時一半，攻取山寨內寨，一半往前山關口來觀看。但見關口僅有數十人把守，一見大兵到來，早已嚇得四散逃走。眾人忙將關口守禦之具，如滾石、檣木等物，全行拆開，大開關門，招呼山下人馬由關而入。於是所有營中大兵齊入山也。欽差在末後入山，天已大亮。那時賊首已擒，其餘賊匪見官兵勢大，無處可逃，只好跪下投降。諸將准降，點名計數，尹派人帶領，統候欽差安插。那山中良民一齊攜老扶幼，道旁跪下，哭訴根由，陳明本是山中土著百姓，不幸山為賊占，被逼陷在賊中，非甘心從賊，乞恩免死。當有人稟告欽差。欽差下令，命百姓不用害怕，「本部堂派人查明山中戶口，決不加罪。爾等各歸家去，聽候查驗、登記人口可也。」眾百姓聞言，說不盡感激。

欽差遂直到山寨中，在當中坐下。不多一刻，顧朗山亦到，欽差讓座，商議先審問賊首，問明共有匪徒多少人，論其罪名之重輕，再分為首為從，奏請旨意辦理。於是吩咐帶上三個賊首來。當有郝、周、褚、陸、袁、侯、田、唐等將，一齊上前，兩旁站立。兵丁押了宋萬超、賴大、黃三三人，來至欽差公案前。一聲吆喝下跪，那三個賊人昂然不睬，大睜兩眼，往上看了看，由不得冷笑了幾聲。安公子拍案大怒道：「你這三個強徒，聚眾山林，搶劫過客行李，殺人無算，罪犯彌天，今日被擒，乃是你惡貫滿盈，該受王法，怎敢抗拒不跪！想是你未經受過刑罰，且先叫你嚐嚐滋味。」遂吩咐兵丁將他三人按倒在地，重責一百大板，再問口供。兵丁答應，上來數人，把三賊拖翻在地，兩人按住頭腳，一人行杖，打那三賊兩腿。才打了十幾板，那賊就受不起，連聲告饒，哀聲不絕，說道：「小人知罪了，求大人開恩，暫免刑杖，容小人自始至終，招出口供，聽憑治罪！」

安公子聽他說願招，吩咐免刑，教他從實供招。那宋萬超供道：「小人與賴、黃三人，本是販賣私鹽出身，後因犯案，逃在天目山中。遇見山中舊日朋友，商量做劫路買賣，日久結義人多，遂霸佔了天目山，任意搶劫，殺人放火，不記其數。

手下共有八百餘名嘍囉，搶掠銀錢米糧，都存寨內。山中那些百姓，服我所管，按人上稅，一有不遵，登時斬首。他們怕死，聽我號令。今日被擒，真是天報，但求速死，別無他說。我三人既無家眷，又少親人，不過在山中快活了三年。今日竟全軍覆沒，一敗塗地，實因失於防備，不能把守山口，所謂天亡我也。嘗聞人云，成則為王，敗則為寇。我等三人王業不成，反落一個強寇之名，皆是命中注定，死而無怨也。」安公子聽他口供，真是甘心為盜之徒，全無後悔改過之念，與二歐相去懸絕；斷不可救，立刻吩咐打入囚車，派人看守，隨後解上省城監禁，侯旨施行。隨即又帶過幾名從賊審問，然後才分出賊中有兩等：一等是宋賊舊日黨羽，一等是聞名投入賊中為伙者；其餘都是招聚之流，宋賊都有花名冊籍可憑。於是查點被殺受傷之外，僅有三百餘名從賊，二百餘名是入山不久，情有可原。

安公子與顧朗山帶領眾將，一直入寨內，細細盤查，搜出金銀米糧不少，分做三股，一股賞賜將官與三軍，一股周濟山中受害良民，一股作遣散從賊回鄉路費。米糧與他物，亦照此均分。大約賊中應問罪充軍者百餘人，應監禁問罪者數十人，可以遣散者二百人，有願投入營中當兵者百餘人，山中良民男女老幼不過千數百人。安、顧二人傳到良民中老者，吩咐他們安分守己，毋效賊人所為，若有兵器，概行繳出。以後此地設一巡檢、一把總，兵丁二百名，在此鎮守。這是後話。

安公子在山中料理了二日，方將諸事辦妥，乃命田家父子押解盜首與從賊先走，帶領五百兵卒保護，又有袁、唐、二歐、侯、

許等諸人同行。欽差與朗山、褚、周等隨後動身，亦帶領兵卒五百名，還有未遭散之賊、應充發之賊數百名在內。至於天目山下營盤，派了副將管帶兵丁，移在山上，聽候調遣。此次平服天目山，計算九月之期，方才畢事。從此止有白象嶺一處賊，大約不難平服；俟到了省城，與中丞面議，如何出奏保舉，然後發兵往徵白象嶺之賊。此是安公子意中之事，果能如願否，這是後話。

那田總兵父子與眾將押解三個賊首與從賊，先欽差一日動身，在路行程，曉行夜宿。走了數日，眼看省城不遠。那時省城早已得信，知道天目山已破，安欽差已赴營辦事，聞聽賊首已獲，大約不日即來省城。中丞遣人沿途打探。那日碰見了田總兵人馬，那探子打聽了明白，忙回省報信。次日田總兵到了省城，先將人犯送進監中，隨即上院面見中丞，細訴攻山情形。

中丞大喜，深服顧朗山調度，稱贊田總兵能收服二歐將佐，得其死力，如侯蒙、袁、唐之類是也。此番功勞，因大人居首。

田總兵謙讓不違。次日安欽差到了，中丞親自迎接進城，當面恭維了許多諛詞，說道：「大人此番平定山寇，力疾從公，足見忠於王事，奏明聖上，指日高升，轉眼入閣拜相也。」安公子道：「大人說那裡話！此次全憑諸將齊心，降將獻計，學生何功之有！但是強寇為首者止三人，為從者不久若概置之法，未免傷生，若一律赦免，又恐無所畏懼，反易死焉。此事還求大人高才，想一兩全之術，無枉無縱，奏入方妥。」中丞道：「顧老先生必有高見，容弟與大人請教顧朗翁，商議妥了，再行入奏，何如？」安公子連稱是極。中丞道：「請公子暫住公館。」早有首縣預備一切供應，公館甚大，褚、陸、郝、周等十餘人，都在其中住，其餘將弁如二歐、袁、唐等，在旅店內住。田總兵曾來請二歐等去同住，再三辭謝，也就只好由他去了。至於那些從賊，中丞親自審問一次，擇出了一半，勸諭一番，命首縣派役押解，先遞解回籍，交本地地方官管束。所剩無多之賊，要候旨意，方敢發落。

這裡安、衛二人擬旨入奏，且慢歸結。再說何小姐奉了婆婆之命，擇日由京動身赴鄧莊，明探親戚，暗助丈夫。行期已到，何小姐帶了僕婦使女，外面有家人跟隨，一半陳人，一半新人。臨行之日，小姐辭過公婆與張太太夫婦，又叮囑了張姑娘許多話。安太太因何小姐此番去是幫助兒子可以早日回來，所以並無分別那些苦處，諸人亦然，歡歡喜喜的看著她上轎而去。在路行程，不數日已到在平，仍住悅來店中。此次上路，卻不比從前，跟隨人夫轎馬，一望而知是大人人物，又聽說是赴鄧莊去的，姓安，早已知道這就是安欽差大人的家眷，店主敢不小心伺候？那何小姐在店中上房住下，回想：「當年在此店中，與安龍媒初次相逢，彼時他正在難中，是我在路上聽了驛夫私語，才來指點於他。誰料他反疑心，不聽我話，竟自上路，誤入能仁寺中，險遭凶僧殺害。我那時單身往救，彈打區僧，無意中遇著了張家妹子，替他做媒，聯成夫婦。不期後來連我也嫁了龍媒。如今他已官居宮保，奉命平寇，我此番身到鄧莊，竊要想出一條妙計，暗中幫助他擒賊，早日成功，好告終養，回家盡孝。但是九師傅相待厚恩，與褚家大姊的好處，如何酬答？也只好因龍媒保舉褚大姊夫升官，若能得一實缺，迎接家眷上任，褚大姐姐去衙門中享福，想那時他就心滿意足了。」何小姐心中之事，不便向婢女們言講，其時有家人等彼此商議，先派了一名快足，去鄧莊送信，好教他那裡準備下房間住處，省得臨時忙亂。

你道這家人是誰？原來就是戴勤。於是專人前往。到了次日，這裡動身，那人已走了數十里外了。次日快足已到鄧莊，在莊門外尋著了莊丁，往裡通報。鄧九公聞言，忙出來當面問那快足。那人道：「我是奉的安府上戴二爺之命，先來送信，說是安大人的夫人何小姐要來寶莊，隨後就到。請這裡先預備下住房，他們上下人不多，不過十人，大約明日下午准到。」

九公聞聽何姑娘竟自來了，這一喜，真是如獲珍寶，賽得甘霖；登時忙往裡跑，口中大嚷道：「姑奶奶、二姑娘，告訴你們一樣意想不到的喜事，何家小姐老玉明日就到了，你們快通知舅太太與珍姑娘一聲。可惜來遲了，兩夫婦見不著面，安家少大人已赴營去了。然而還可以回來，隨後見面也不難。」褚大娘子聽了這話，忙問：「是真的嗎？」九公道：「誰來騙你們！他專來通報的人現在外面，不信叫來，你當面問他。」褚大娘子料非虛言，說不盡的快活，速即通知二姑娘、舅太太、珍姑娘，大家歡喜盼望。這一夜竟睡不著。不獨鄧府如此，連二歐的妻女此時尚住鄧宅，聽說十三妹姑娘到來，他母女四人聞知，更比褚大娘子等尤其喜歡，恨不得即刻見面。

到了次日已刻，果然何小姐已到。鄧家父女、二姑娘與舅太太、珍姑娘一齊迎了出去。何小姐下了轎，有花鈴攙扶往裡而走；早看見了眾人。何小姐先叫九師傅，次及褚大姐姐、姨奶奶，隨後才叫乾娘，珍姑娘是迎了上去，先叫大奶奶，請安。

說不盡的一番親熱。彼此問答，不過是那些俗套。入內後歸座，隨即有歐家母女上前叩見。何小姐不認識，是褚大娘代述一切，說道：「這是我的乾閨女、乾親家母。」何小姐細看歐家二女；生得俊俏穩重，兼有威風，一看就知是會武藝之人。那兩個女子細看何小姐，好似天上神仙，越看越令人起敬。二女遂跪下說道：「久仰少夫人是女中聖賢，何幸今日得瞻闈范！如蒙不嫌愚笨，情願做一侍婢，朝夕伺候左右，死無恨矣。」何小姐忙拉她起來，說：「你二位是褚大姐姐的乾女，我怎敢以婢女待你？不如稱二人拜我為師，大家傳授些武藝。倘日後用得著時，一同赴營，暗中助戰，你二人意下何如？」海蟾、水仙聽了此言，連忙叩謝說：「謹遵師命！」於是大家敘話。何小姐又請見兩個兄弟，抱了一抱。當日不用說是大開筵宴接風。何小姐問起安公子幾時赴營，可有信來否。九公道：「去不多日。聞說是山路已通，你們寄信來遲了一步，信留在此。此去一准平服山寇，不久即有好音。」